

兩  
浙  
名  
賢  
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二目次

翊運

明

誠意伯劉伯溫基

翰林學士宋景濂濂

御史中丞章三益溢

子存道附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徵辟貢薦附

王府參軍胡仲淵深

翰林學士王子充肆

長史桂彥良德稱

鞏昌知府劉士原性傳

祭酒梁叔亨貞

教授胡仲申翰

翊運目次

卷之十二

光緒

尚寶少卿陳如晦顯道 汪仲山仁壽

訓導徐君善原

行部侍郎劉伯靜辰

子徵附

慈利縣丞汪益民

刑部尚書錢惟明唐

濟南知府方去矜克勤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廣東叅政諸葛伯衡

國子監助教員廷璫璣

四川左叅政宣彥溫溫 太常博士陳世昌

國子司業王原禮嘉會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平恂

長史朱伯清廉

宋無逸玄僖

教諭趙撝謙謙

國子博士錢子予宰

監察御史周觀政

穎上縣知縣車信夫誠

江西僉事丁叔寬豫

子鎮  
麟附

國子學正王彥貞桓

同知劉昭甫子華

子鍔  
孫棟附

右副都御史韓伯時宜可

王教授俊華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知府胡斯美惟彥

子伯  
頤附

教授崔斯立植

黃岡縣知縣徐宜叔謙

教授俞景淵深

兵部侍郎徐宗實垕

訓導趙德純宜生

陝州判官梁仲

舉

教授徐大章一夔

左布政王希陽薰

兩浙名賢錄卷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錢塘翁望之在遺氏閱

翊運

明四先生

誠意伯劉伯溫基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奚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

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字文公諒日縱酒呼博游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方分韻赴詩基獨引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之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武侯未易當耳時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舉基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甚言賊弱易與

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  
怒謂基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乃羈管紹興路基  
感憤痛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力阻得不死自  
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間多爲詩歌以自適而谷珍益橫  
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基基受兵  
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員義幹  
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  
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  
基旣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基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上使孫炎以金幣來聘，基乃付其衆於弟曄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曰：「吾昔日西湖之言驗矣。」旣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恆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勅納欵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

爲起人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因問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上

於是決筭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基基辭不受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基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暨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

城上使基授之方略。基以一赫蹠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果而黑雲微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敗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里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者，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蹴所坐胡牀。上悟，許之。洪都乃下。前基以母喪告歸，上因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基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衛人洶洶。其將夏

毅憂甚迎基入衆卽帖伏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  
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畢因賜書宣上  
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  
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  
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  
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鼙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  
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迫之東陽悉獲其衆基  
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  
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陳氏據

上游竊名號。乃心無目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則士誠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時日中有黑子。基言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添。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適入亟語之。豪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以刑。基曰。頭上血衆也。傅以主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四付基。縱歸里。焚惑守心羣。

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所加僇 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  
回天意 上許之 衆乃安 大旱 上特命基諗滯獄甫  
決雨隨澍時基最爲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卽  
位擢御史中丞 領太史令如故 遇諸大典封賞冊拜皆  
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行之時處州七縣  
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  
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 時左丞相李善長  
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 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  
見謫憲使凌說因彈之 基言善長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烈足任此基頽  
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  
覆臣駑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基  
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  
基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儻轉  
破犁犢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者基  
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上不悅  
而罷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儒惟庸以大逆皆不良  
死會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上曰宋元

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網紀肅而後惠政可  
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  
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之請基緩其獄  
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  
訴基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  
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  
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蹕言中都曼衍非天子都王保  
保雖遁荒漠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伐

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爲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賊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奸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太宗復陰主之。基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

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復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覩上之視基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謫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

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孺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胡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鷹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歸拜闈門

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兵至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基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與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辯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尤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

中李論言故誠意伯劉基宜配饗。高廟世其封爵。如  
徐達上是論言下廷議皆言高祖收攬賢豪創造  
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執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  
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  
之後孫虯實嗣之太祖嘗召論再三鐵券丹書誓言  
世祿虯嗣未幾旋卽隕世褫圭裳於末裔委帶礪於空  
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負荷或謂長陵紹統遂致踈  
嬾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  
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饗

太廟其九世孫若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  
制曰可基入祀 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  
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先生勲  
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先生逮事胡元  
專門象數何異嘗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藝也方  
上手書問天象先生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  
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先生慨  
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嗟乎

先生之自任者何如而卒中讒毒以死也豈天之不欲  
遽開太平乎彼世所傳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  
特星官之一技耳惡足以盡先生又惡足爲先生重哉

翰林學士宋景濂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妊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名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辟入龍門山著書與子徵至金陵見上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濂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

下可定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諭黃石  
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  
留意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  
上書太子願進修德業上覽書喜召語太子甚  
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時甘露  
屢降上召濂賜坐上躬執金杓憀湯於鼎以甘露  
接之手注於巵語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  
卿共之耳因問灾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  
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

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卽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漁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西廡，賜大臣坐。令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讐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以禮義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

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離席頓首曰：願皇上慎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爲序上之。濂侍上久，多所陳說，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上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陛下頗首力。舜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核。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濂深審不泄禁中語。

有奏輒焚稿。嘗。晉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語。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上嘗強濂飲醉。推笑賦楚詞一章。令羣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令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自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一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賜濂良馬。又爲良馬歌。賜濂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

其疏此不敝此詆謗罪當誅召問濂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烏可深罪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歸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龐屏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上曰義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首謝

濂辭請歲一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廷問濂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游歷觀闈盤旋禁蕪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濂遜謝不敢當歲暮辭退旣行數日上語濂子璫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璫曰非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濂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媿而已繁辨後說道之蔽也尤駕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僕士或勸爲子孫計曰

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螺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郤不受。上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吏。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濂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門人方太史孝儒曰。當元之衰。國朝始典也。地大兵彊。據名號。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賚。  
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  
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必  
問太史。平安否。漁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  
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追謚文獻。漁二子長瓊  
瓊子三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璡爲中書舍人。子三。憲  
恪。恪居華陽。憲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憲力學  
攻書。建文君召憲入翰林爲侍書。

御史中丞章三益溢

子存道附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溢從子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溢名大喜問計溢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溢溢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中少年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庚子上徵溢及劉基宋濂葉琛三人至建業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海內紛紛何時定乎四人者齊聲前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上悅擢溢僉營田司事廵行江東兩淮溢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

按察司濫爲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溫州還濫守處州給餉平荆營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上善濫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璣坐法辭連濫憂懼上曰予素知濫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濫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濫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卽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上從之北至諸山寨已叛濫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濫守

集部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溢令子存道  
令平瑞兵禽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  
仲欽遁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溢卽斬惟淵以徇  
溫州平請朝京師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卽召卿  
浙西諸郡平乃召溢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溢  
入見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盡  
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溢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  
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  
信若令文忠率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

詔文忠出師如溢言溫賊既降乃授溢元帥還守之先是  
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溢曰叛而復  
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封太子  
贊善大夫濫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  
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不犯豈直搏  
擊爲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  
罪且不測溢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恠卽禮官失議皇  
上誠啟自足昭格願賜寬霑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  
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溢曰鄉

兵本農人姑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棄信不可上不應溢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溢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

存厚還治喪溢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

衛指揮副使戊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溢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溢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

於斷頭山力戰死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葉琛字景淵處州麗水人博學多才少與劉基章溢齊名元季兵亂從處州守石抹宜孫討寇有功授行軍元帥太祖聞其賢遣使以幣聘之與劉基章溢宋濂三人同至金陵進見上喜賜對皆呼先生而不名四人者出上目送久之顧問左司郎中陶安曰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皆王佐才也而殿下一旦以禮爲難而

王之天下不足定矣。上大喜擢琛爲營司僉事壬寅正月上帥師至龍興守臣祝宗康奏以城降改龍興爲洪都府尋改南昌以琛知府事旣而宗泰復據洪都叛琛迎戰死之事聞上嘉其忠義追封南陽郡侯命有司立廟南昌歲時祭之

徵辟貢薦附

共四十人

王府參軍胡仲淵深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天資學識出人而尤精弓馬元季石抹宜孫總戎處州以深爲參謀縉松遂麗等縣

民亂爲盜深悉討平之己亥胡大海兵取處州石抹宣  
孫戰敗大軍分取屬邑深知天命有在乃解甲見大海  
於軍門悉上四縣版籍兵不血刃而屬縣皆下上聞  
而賢之召深至金陵擢中書左司員外郎卽命深總制  
處州兵事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李文忠擊走  
之胡深引兵爲援議爲城守無何浙西將李伯貞大  
舉入寇以城堅不可拔敗績去上念深守城功以名  
馬賜之青田葉仲賢旣服又叛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  
深悉出偏師討之而親統大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

仲父谷珍議納歲幣，繼以擅若干來貢。深尋入覲時已稱吳王，乃擢深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陞辟上

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乙巳，福建陳友定擾邊，深

奉命征之，建守將阮德柔，兵屯錦江。深進擊之，破其寨

柵，友定大懼，率銳卒急圍我營。深突陣與戰，馬蹶被執

，友定頗加禮遇，深具道：天子仁聖，援實融故事，感之

。友定初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跨銅驥烈焰而

死。年五十二。時太史劉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

失一大將，深果敗歿。上痛悼不已，親撰文遣官祭之。

追封緒雲郡伯。上嘗問宋濂曰：「深何如人？」對曰：「文武  
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深有二子，  
長賴次樞，樞授宣武將軍處州衛指揮僉事。」

翰林待制王子克禕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玉立，屹有  
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文獻。潛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  
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禕所業獨深，器之卽屬以  
斯文之任。時元末政亂，禕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  
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

報時有齊琦者明數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禪徵目  
子克興代人物也禪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  
山中著書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戊戌高皇帝親  
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禪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  
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卽日詣行在上見大喜  
署中書省掾商略機務上每稱子克而不名間與論  
文章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  
西頌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  
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

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  
創國之初禮制多所裁定遷起居注丙午出知南昌府  
裨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徒散收廩賢士搜除奸盜  
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以寵勞之丁未召議卽  
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  
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  
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禕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  
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三年預教大本堂。禪經明理達善，開導每召對殿庭，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召還，五年以翰林侍制副蘓成詔諭雲南，命下廷臣危之。禪欣然就道。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論之曰：「皇明創業統一萬方，惟王僻在西南，未被聲教。天子不忍鄙夷，命禪輯寧爾邦家，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則身名俱存，不亦偉乎？」不聽，館禪別室，然以禪名儒，雅敬之。越日，禪又諭之曰：「朝廷軫念雲南黎庶不忍盡戮，故令使臣開諭。若旅拒不服，自遠恩化，必奉行天討。」命秦甲發蜀漢循棧道略。

沉黎而西大將軍踞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犄之角之慶  
背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羊  
其將能乎王曰漢閉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略祇以自  
憇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爲城昆澤以爲池雖多  
無所用之禕曰王未聞乎自天地構難友諒據楚士誠  
據吳友定據閩玉珍據蜀彼皆重關峻嶺長江天塹險  
於金湯况兵糧委積淵謀盈庭號不欲長雄天下以與  
天地同悠久乎不四五年率膏鉄質雖爾元君北走以  
死擴廓帖木兒輩賣降恐後往事具在可鑒也今王自

度謀勇悍遂孰愈誠諒兵士利廣孰愈中國慶德比義  
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天下  
之所與誰能禦之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下  
下抗爲此謀者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姑就  
館吾其圖之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  
欲連兵以拒脫脫至察梁王有二心欲追殺我使以固  
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禪於民間脫脫聞之謂讓梁  
王不得已出禪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禪禪罵曰天訖  
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

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綏  
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  
十二二子曰綏曰紳禕慷慨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  
卽及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  
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  
天下士大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  
續東萊大事記各若干卷藏於家禕事上十餘年服  
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教子慈而有法  
在官還書教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兄弟自樹

立皆能世其家學。禕歿後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次子紳往求遺骸，不獲。因訪得禕死所，擣踊號呼，製神主載回。因上書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翰林學士，更謚忠文長史桂彥良德稱。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記誦敏捷，及聞楊簡學益，以尊德性爲本。仕元爲教授。因朝政不綱，退隱田里。高皇帝召見，特授太子正字。賜宴與公侯列坐。日侍講讀，上詔詞人賦詩賡歌。彥良每先衆而就嘗進奏曰：

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上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稱曰老桂而不名。上嘗御大本堂。彥良與秦府紀善林溫入見。上問之。各以官對。上謂彥良曰。卿帝者師。謂溫曰。卿王者師。其各自重。彥良感荷知遇。知無不言。每侍講。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於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於歷代治忽。啟迪不倦。誠意懇至。凡所陳說。無一不當。帝心。上。方以法繩下。訪曰。法數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亦靖。

於德矣。上深然之洪武八年特授通奉大夫督相府右傳。上親製手詔以孔孟諭之陞辟。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彥良謝曰臣不如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既侍王就國日以正大之學輔之王以綺衣鞍馬盡彥良像以賜後諸王府罷相府改彥良爲長史時彥良已老王爲造安車奏令致仕彥良退作存養省察闕以進王揭諸座右以時觀省居無何詔彥良舉家還京師彥良條陳治道所急者曰法天道廣地利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

教化馭戎狄蒐賢俊廣咨訪凡十二事總名曰萬世本  
平治要策上嘉納之以風疾賜歸卒於家所著有清  
節集清溪集柱笏集老拙集和陶詩春秋諑傳於世平  
生見道純一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退一委於義命與  
人交坦坦夷夷命觴賦詩踔厲風生窮日夕不厭時以  
春風和氣目之

鞏昌知府劉士原性傳

劉性傳字士原，梁人。元季兵起，散家財聚兵以捍鄉邑。  
號義兵萬戶。高皇帝駐蹕金華，遣人召之。性傳即謁。

宋歸附比見首陳匡國安民之策數千言稠旨拜中書  
門下侍郎固辭改陝西鞏昌府知府鞏昌地隣北虜民  
物凋弊性傳撫輯軍民恩威並著邊境以寧國初屈指  
良牧者多以性傳爲首

祭酒梁叔亨貞

梁貞字叔亨新昌人舉元鄉試授太平路教授端殼寡  
言深沉有識高皇帝克太平貞率諸儒迎拜請戢軍  
士以安生靈復以三王之得天下者爲言上深然之  
留掌圖書與李善長同侍帷幄參密議上欲取金陵

謀諸貞貞力贊之。命都事江南行省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兩浙轉運使未幾拜太子賓客。日侍大本堂多所啟沃。戊申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國子諸科條皆貞所規畫也。嘗輯古詩三百篇進覽。上以賓之初筵命丞相直解喜悅感歎。命繕寫數十本頒賜大臣。俾朝夕警省。後以老乞歸築墅鷺峯之下。日與里中諸宿儒相廢唱超然以榮名終。

教授胡仲申翰

胡翰字仲申。全蜀人。自幼聰睿志氣異羣兒。七歲拾遺

金道中守不去候遺者至而還之長從吳師道授經從  
吳萊學古文辭又登許謙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持  
其所業就正於柳貫黃潛張樞咸以致遠器之嘗出游  
元都徧交當世名卿而於武威余闢宣城貢師泰尤號  
知已遭時不靖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邁卓  
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  
望而知非今世物也太祖定金陵遣使召見會有請  
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言民不習軍旅徒費廩粟爾  
上可其言罷之除衢州府學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修

元史書成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曰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所著有春秋集行於世

尚寶司少卿陳如晦顯道

陳顯道字如晦東陽人好學明經旁通天文地理律曆兵機試鄉闈不售輒棄去謂人曰大丈夫要當以勲業垂名竹帛安能與羣兒爭長於鉛槧間邪元季兵起散家財結義旅以衛鄉井戊戌高皇帝下婺城駐蹕赤松官顯道詣謁陳濟世安民之略留置左右參決大事時方谷珍據台州明越未下特命顯道往諭至則谷珍

納欵 上賜顯道手札及和其詩以寵嘉之復遣諭谷  
珍兄弟納土人覲歷官至尚寶司少卿以忤旨出爲臨  
洮知府俄召還復職卒上甚悼之命有司造墳護喪  
歸葬

汪仲山仁壽

子羽附

汪仁壽字仲山金華人性穎悟善記覽經史百家靡不  
窮究尤明於性理之說王師下婺同許元葉瓊胡翰等  
召見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所著有  
靜齋稿若干卷子羽能繼家學詩詞俊雅與呂肅陳誠

汪晏爲文學交人稱四友

訓導徐均善原

徐原字均善與吳沉同鄉爲文字交原博覽羣書而尤精經學元末隱居不仕太祖兵下婺州改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以教民之秀異者乃聘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原歷主福建江西考試以得人稱文學不在吳沉之右而位不通顯竟以訓導終論者惜之所著有五經講義強學齋文集若

千卷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伯靜辰

子徵附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  
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谷珍令左右  
飾二美女以進辰峻却之谷珍歎服遂傾心輸納左丞  
李文忠開省於嚴辟辰參其軍事大將葛俊守廣信當  
浙寒集丁夫濬城濠民苦之將爲變文忠止之不從大  
怒欲臨之以兵辰請往諭以大義俊悔聽命事遂解以  
老求歸養未幾父母繼歿執喪哀毀薦起爲湖廣道

監察御史立朝蹇諤遇事敢言擢知鎮江府典廢舉墜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淪沒仍責賦於民爲請於朝除之京口闢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阻漏辰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繫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辰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旣通湖下之田益稔丹陽道接句容民負任者往往因日暮丁湖簡旅患之辰嚴爲禁約盜遂息永樂元年召修

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者，歷歷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考之注記，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布政司左叅政。用澇江溢，飢民爲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官爲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遂相安，無事。南贛諸府荒田糧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其弊，辰以聞，悉蠲其額，坐累免歸。六年，召起爲北京行部左侍郎，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賜勅致仕。踰年，復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給驛

送還卒於常州毘陵驛舍年七十八辰爲人直諒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徵博覽能文年餘七十猶力學不懈嘗著金華名賢傳藏於家

慈利縣丞汪益民

汪益民衡之開化人家貧居傍七賢堂讀書自娛元亂不仕高皇帝龍飛徒步詣行在獻策歷陳開國紀綱上嘉納之尋召赴闕勅授慈利縣丞守官薦介任滿乞歸上憐其貧解龍袍賜之仍命有司優給衣食以終其身

刑部尚書錢惟明傳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數千言雅稱太祖意特授刑部尚書嘗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之人不知君臣之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不敬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止令行於孔廟京師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諫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通祀孔子如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令遂止二十三年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土芥寇

瞽之說大拂意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政  
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慨自隨  
祖胷當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  
太醫院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又嘗諫官中不宜  
得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撤  
圖日以旌直臣尋以耳聾乞歸卒唐秉心如丹屢批逆  
鱗日死不顧以衛正學回微墜之日於中天而千萬世  
之陰霾昏翳不得以晦蝕之者唐之力也

濟南府知府方去矜克勤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則誦五經比長徧窮濂洛關閩諸書潛心於一卦一爻必欲驗諸行事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文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會海民爲變行省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克勤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賊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徵克勤樂於

育才卽起應命負笈來從者數百人克勤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未幾以母喪去諸生追送之學舍爲空朝廷聞其賢勅部使者以書幣徵克勤兩誦政府以母老辭不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名第二上特命知濟南府錫之冠帶以寵其行比至爲書一通懸之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前自言禁吏胥不得所問日引者耋坐語訊以得失聘前進士爲弟子師葺廟堂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

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弟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  
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開廢田者開三載乃稅吏徼近功  
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條民益惰田不增開克勤  
與民約定爲簡書列丁產爲三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  
則吏不敢並緣爲奸會郡城圮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  
貴人勢易民五六萬治之屬夏大旱民不得田哀號卽  
工聲聞數里克勤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盜聞  
中書請於上卽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  
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

雨如注是歲大穰民爲之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五年秋隣境盡蝗克勤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皂隸往往索賂無厭克勤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於道戶增至六萬有奇家有積粟野無餓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垌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入覲錫燕儀曾仍還舊職湖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無何而爲程

貢所誣被逮民號呼咽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其子  
孝儒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浦江  
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儒復伏闕上疏而克勤竟  
死於京師年僅五十有一克勤爲政必先風化務以德  
勝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  
律公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而不用晚年進修益力  
晝之所爲夜則白之於天榮辱利害坦然視之不以爲  
意所著有汗漫稿若干卷宋太史景濂志其墓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陶凱字中立，台州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曰：「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凱每議禮與纂城崔寬相可否，寬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脩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意也。嘗患廷臣與東宮官有不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

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  
擋之患五年凱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  
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  
依會要類編爲書上從之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八年  
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父道人  
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凱資性過人才高學  
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  
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  
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

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凱文章遂盛傳於世

廣東布政司叅政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谿人少清介持名節從鄉先生游獲聞前輩緒論精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苟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用輒草屨行金泥中帶恤步遠趙州吏目州有建峯廟廟有青蛇惑人凡入人家必有禍伯衡殺青蛇罪巫者民以不惑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朝之世紀綱正而法度修民皆安業但燕耻之道輕耳上大悅

擢陝西布政司叅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後改廣東叅政卒於官金華杜桓爲立傳稱之爲清修直諒之士云

國子監助教貝廷璣

貝璣字廷璣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人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同官服其史才名重京師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迺作大

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譴濂者璫乃作釋奠解以解之文多不載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勲臣子弟璫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明年卒於家所著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三子翔翔勣俱以人才舉任世其家學

四川左叅政宜彥溫溫

宜溫字彥溫會稽人少穎悟好學襟度夷曠家貧處之

裕如洪武初被召。上詢以治道。溫條對甚悉。上因問漢高祖殺功臣。光武全功臣。優劣何如。溫對曰。高祖殺功臣。功臣自殺。光武全功臣。功臣自全。上悅其言。授四川左叅政。居官有惠政。蜀人祠祀之。

太常博士陳世昌

陳世昌錢塘人。力學。工古文辭。元至正初。以布衣入爲翰林編修。代祀海上。值道梗。遂居嘉興。授徒養母。張士誠據平江。屢致不屈。洪武初徵修禮書。欣然就道。授太常博士。尋以母喪辭歸。服闋。復徵至京而卒。所著有希

賢集

國子右司業王原禮嘉會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乃客授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歸來者修牕戶恒浦上海令康伯恩見其詩詞敦雅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備已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尋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徵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於

已高鬚翫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知其勞眷待殊厚老疾乞歸優詔調治未幾卒於官舍年八十餘上深嗟悼給驛護喪還葬發引之日詔所在官司備禮祭之蓋異數也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孚恂

鮑恂字仲孚自崇德徙嘉興之西溪父德歸安丞恂三領元江浙省鄉試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爲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吉安余誼高郵張長年及恂明經老

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京師，賜坐顧問。一日，上召恂等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恂等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久隨卿致仕歸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平生所學於鄉里亦有光榮。」恂等復固辭，冀日放歸。恂受易臨川吳澄得其旨，著易傳大義及西漢漫稿行世，學者尊之曰西漢先生。

長史朱伯清蘆

朱蘆，字伯清，義烏人。自少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

義既而學文於黃溍。遂以文章名家。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材。辟爲郡學師。移長鈞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長聖朝日曆。召爲纂修官。書成。拜翰林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命薦扈駕。比至滁州。進詩十首。上覽而大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召薦。賜和詩六首。當時以爲榮。旣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以積致仕歸。窮經講誦。極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二十七卷。

宋無逸玄僖

朱玄僖，字無逸，餘姚人。少有至性，嗜學多閑覽。外嘵嘵若不足，而其中敏悟絕人。元至正間，中乙榜，授繁昌諭。才十九日，卽弃歸。是時海內大亂，玄僖無復用世志，退而遁諸山澤。家貧無衣食資，唯授徒以自給。樞省嘉其苦節，辟爲鄉邦文學，不行。明興，以史事徵，乃出應詔。事竣，復命典福建鄉試，稱有鑒別。晚窮濂洛之學，爲文頗密，有尺度。詩亦清遠，有文集行於世。

教諭趙撝謙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初名古則，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

佛者同學書克已復禮之。用工準的。聞金華鄭四  
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得其傳。歸隱鷗山。萬書閣。潛心大  
業。飢寒迫之。其容粹如也。國初徵修正韻。稍試其學。璽  
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反易學機  
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有薦議者。上曰。吾欲老其  
才而用之後。召爲瓊山教諭。作瓊臺布學範。教化大行。  
嶺表以南。稱爲趙夫子。譏於勢利澹然。而直義所在。日  
無王公然。卒以此厄窮。不悔也。卒於番禺。年四十五。

國子博士錢子予宰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博學能文洪武三年以儒士舉爲國子助教時郡邑子弟予員貢入太學者設爲教條限以歲月責其功效助教與博士程某課業而升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爲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爲人莊重和易諸生每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爲時明師未幾以年老陳情乞休上許之勅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宰旣歸精力猶壯宣上德意有從之遊者輒開廸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

詩傳相悖。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  
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兵部尚書唐鐸等舉宰  
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  
徵之至京師入見。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  
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宰等鈔  
宴其上。人各霑醉。獻詩以謝。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  
尚書任亨泰諭旨。請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商最  
高與衆皆請留亨泰以聞。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  
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

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年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大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詩且各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監察御史周觀政

周觀政山陰人洪武中以薦教授九江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曰有命亦不可中使怒而入頃之出報曰可使之出觀政亦不從曰必面奉詔已而上出謂觀政曰內間

慶賀侑食之樂廢缺，欲令內人肄習。吾已悔之。御史言是朝綱爲之肅然。當時以比東方豪傑。永樂初出爲江西按察僉事。時安南初下。覩政建議。四事曰：修明政教。慎簡征科。革正衣冠。作新學校。駆入上卽賜施行官至觀察使。卒。

賴上縣知縣車信夫誠

車誠字信夫。餘姚人。洪武初以賢良方正徵授知賴上縣。奉職廉謹。以誠信治民。政化大行。考最遷知光州。益勤撫字。出民於水火而輕庸。迄當時稱循良第一。秩滿。

告老歸，優游林下，復十餘年而卒。

江西按察僉事丁叔寬

子

麟

麟

丁稼，字叔寬，海鹽人。洪武初，以儒術聞，勅諭幣聘入京。高祖召見，問天下治否。對曰：盜賊已息，但恐復生。今日之治，願以安民爲本。稱旨，授江西按察僉事。詳刑慎法，澤被於民。民頌之不衰。長子麒，字彥楨，以詩文名。貢入太學庚申，命往荆楚訪求賢良。事竣告歸，歿於第。次子麟，字彥祥。乙丑進士，歷工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彈劾百僚，風聲赫赫。無辜見法，其心慨然。不平必直之，而後已。

人稱真丈夫。

國子學正王彥貞祖

王桓字彥貞，慈谿人。洪武四年，有司以通經學古薦於朝。高皇帝召見便殿，問桓處鄉里好惡何如。桓對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上遂呼爲老學士。乃命與尚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年授國子學正。未幾轉河南盧氏縣令，政教一新。民懷其德，十二年致仕歸。卒於家。先是桓家居，鄉人有不平事，無大小咸取決於桓。無不得其情者，遂稱爲明白先生。

卷之十二  
生其學不事章句務得於心識者謂其克繼虞賀杜樓之絕學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於家

大興同知劉昭甫子華

子鍔從孫棟附

劉子華字昭甫山陰人洪武初以明經薦太祖召賦常遇春輓詩子華立賦曰揮戈十載定河山忽報星沉易水灣馬首西風旆旆捲天涯落日凱歌還功成楚漢興亡際名在韓彭伯仲間聖主恩功心獨苦黃金直欲鑄真顏大稱旨授大興同知子鍔廷對第三人官編修卒從孫棟字元隆正德初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嘉靖

初議大禮忤旨杖闕下稍遷左中允復忤執政出參湖  
省終南京兵部侍郎歷官四十年所居蕭然如隱者孝  
友和易無少長皆樂親之

右副都御史韓伯時宜可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幼好學精敏淹博磊落有大志  
洪武初以貢授山陰文學召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  
權勢時左右御史大夫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上  
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寧惟庸節  
險惡如忠奸伎似直恃恩怙寵內懷反側乞斬三人首

以謝天下。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  
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錦衣衛拷訊，尋釋之。出爲江西  
按察司僉事。十三年歸朝。上賜沒官男女宜可不受。  
且以爲非聖人政。卽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  
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  
妻子何居。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  
連坐。豈聖明所宜。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事將辟。  
上御謹身殿。親鞫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上驚  
而言曰：得非枉此人邪。雷乃息。宜可獲免。所上二十餘

事悉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  
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賢論稿旨  
特除山西右布政使未幾以事安置雲南以薦起爲雲  
南叅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爲  
已任百僚悚惕不敢犯無何卒於官時大星墜地樞馬  
皆驚

王教授俊華

王俊華台州人洪武初以明經薦爲府學教授時干戈  
甫定人未知學俊華正已率物誨諭詳懇旦夕督功課

若父兄之於子弟時分俸以資不給者官終太子贊善  
戴冠云自國家設教以來文學行誼無出俊華右者真  
一時師儒之楷模也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學問該博目無不見之書洪武初  
以明經薦授福建按察司僉事克持風紀察案肅然所  
著有密庵稿與唐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

兗州府知府胡斯美惟彦

子伯頤附

胡惟彥字斯美餘姚人居鄉以耆德見稱元季隱居避

世明興舉遺逸召見上太平頌上覽而悅之命賦早朝詩十章立就上益大悅拜湖廣叅政憇辭改兗州知府在郡一年政平訟理百姓皆愛戴焉卒於官予伯順學篤行修鄉黨稱爲雲巢先生

教授崔斯立植

崔植字斯立鄞人治春秋得聖人心法辨論公穀左氏三傳得失歷歷如指掌究極羣史平居儀度整肅不假修飾而規範自然洪武七年薦爲郡學教授後調處州以成就後進爲務受業者日衆必傾極底裏隨其材而

導之卒於官。植文學德行卓絕。流輩一時碩儒莫不想聞其風采。自號丹山樵者。有雜著文集若干卷。

黃岡縣知縣徐宜叔誼

徐誼字宜叔。壽昌人。少治春秋通史學。累舉不第。太祖龍飛。乃杖策歸朝。每參謀議。時征陳友諒。奉命招撫。使回。授承務郎。知黃岡縣事。兵火後。市里蕭條。誼招集流民百廢俱舉。未幾解官歸。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擢知鎮江府。政爲三輔之最。秩滿。惟圖書數秩。自隨調吉安府。獄有繫囚。皆累歲逋官租。不能償者。誼出俸金五

百貫代償而縱之雪冤理枉削除積弊政化一新後以疾卒於官民皆路祭巷哭執縗送柩者至數千人

教授俞景淵深

俞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初以鄉貢入太學時高皇帝幸學講中庸二字累數萬言深得啟沃之義因稱之曰天下能說書生俞深歷任寧德阜平波上儒學教諭皆有成效以大學士楊溥薦陞建寧府教授三典文衡取士得人正統七年卒於官深博通五經究極諸子篤厚端謹處家一規文公家禮所著有範疇解發明蔡九

峯之蘊雜文十卷、雜詩十卷、藏於家

兵部侍郎徐宗實

徐廩字宗實黃巖人負才抱氣有經綸天下之志元末厭世不仕洪武初應薦入朝數被顧問敷對明切皆中時宜上喜將授憲職廩以母老辭乃除銅陵簿廩又請迎母就養忤旨謫役湘陰驛未幾遷教附馬能以師道自尊召見獎諭擢蘓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餓民春漲病隄廩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後部使者以爲妨農勞民廩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

農孰甚焉。且今有田者量募貪力，飢人得哺，正所謂徒道使民曷爲勞哉。卒就其庸，民以爲利，屬邑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廩言死生有間，則比于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官終兵部侍郎。

訓導趙德純宜生

趙宜生，字德純，宋之宗室也。家於餘姚，粹於經史文藝之學。時方大亂，混迹芻牧間，自號騎牛野人。國初辟爲邑學訓導，宜生欣然就職，勸飭指誨，聞者鼓動。姚江學士繇此彬彬焉。

陝州判官梁仲仁大舉

梁大舉字仲仁錢塘人自號梅谷刻厲尚風節洪武初以人材徵召對稱旨授陝州判官卓有異政清白聞遠邇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召入賜勅以舊職致仕寢勞特厚優游林下年七十三卒大舉家素饒裕而自奉儉約好士喜施長身高論在衆人中昂然如野雀之在鷄羣也翰林檢討王洪爲梅谷先生傳

教授徐大章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

所存不復輕置念慮含蓄既久憚然以文名江南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學古當國家肇開學校而克嚴軌範以身率之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詔製靈谷寺碑稱旨賜莽衣綵段繼得實授再蒞益申條教一時學徒成就試之有司多獲舉首至今稱教授之賢難乎其繼云

左布政王希陽蘆

王蘆字希陽麗水人爲人修整博通五經尤精於易雖子史百家天文律曆兵刑等書靡不淹貫洪武初薦入

翰林纂修元史書成授太子說書官至陝西左布政使  
所著有交山集、迂論、史纂、南征錄、四書詳說、又精於音  
樂、以琴者有道之器、君子之所不廢、時一撫之、嘗製風  
木吟曲、以擬猗蘭、字宗韓、擇木、兼工篆籀、其得處自以  
李陽冰不逮也、當時目爲通儒。